

人间物语

片羽

风雅金陵

尘土

| 乐心文 |

| 周国忠文 |

1

风雅两个字有气韵，一说出来就动人。

最初知道金陵这个地方，是少时读《红楼梦》。贾雨村判人命案，他正要发签拿人，门子使眼色不让他发签，递上本地大族名宦的护身符。这四句话我会背：“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。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。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。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”

乡镇小姑娘当时一阵惊奇一阵幻想：哇，世上竟有这样繁华富贵的人家。哦，原来南京古名叫金陵。我多么想集齐一套金陵十二钗的彩图啊。

后来读到刘禹锡的诗句：“王濬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”“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”。我跟着黯然，却不甚明白，为啥六朝古都的金陵会让那么多文人追思感怀不已。

再后来读书多些，品出点味来了。六朝是什么？

六朝是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是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，是周瑜的羽扇纶巾，是“竹林七贤”嵇康与山涛 1800 字绝交后的临终托孤，是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，乘兴而往，尽兴而返的高境界……

有意思的是，最近读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文章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，“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”。他举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里的情节为例，说几个雅人跑到雨花台看风景，议古碑，这不算什么。日色已经西斜，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。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：“兄弟，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。回来，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。”

我的天哪！挑粪的人收工喝不起茶，喝不起酒，只能喝壶泉水，却也要欣赏一番落照。几句话就把“六朝烟水气”诠释得淋漓尽致。真是神来之笔，以一个细节表达了六朝烟水气。

然而，世上的事无奇不有，还有用一种颜色来表达六朝气息的，这神来之笔便是当下的金陵小城。

2

金陵小城位于南京牛首山风景区，近来网上红爆了。看了多个视频，被其浪漫风雅的场景打动，心里涌起“听闻远方有你，动身跋涉千里”的感觉。立秋过后，气温略降，我约亲家携小土豆一起去金陵小城。

进入景区，穿过一条叫桃溪的幽径，如同行走在一幅山水画卷里。随着画卷徐徐展开，一种从没见过过的建筑色调，亮了眼，击中了心。轮廓壮观的建筑，古朴清丽，屋檐

屋脊以孔雀蓝琉璃瓦装饰，屋顶上的朱雀、悬鱼、脊兽，青碧赤粉金，色调之雅，让人惊没了魂。我孙子见状立马欢欣起来：哇，太好看了。

七岁的孩子没上学读过书，不会使用更多的词汇，他能感知到的是最本真的美感，而平常下笔千言的奶奶我竟一时语迟，感觉用什么词都弱了。这一抹“金陵蓝”，果真一眼千年，就好像《千里江山图》的青绿，气息撩人，却不动声色。

我想起先秦宋玉的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，对色恰到好处处的描述：东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着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；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。

金陵小城的“一抹蓝”，就是这样恰到好处的色，增一分，减一分，都不成。也只有六朝古都才配得上这种颜色。

设计金陵小城的拈花湾文旅，从色调美学的角度切入，表达六朝风雅气韵，这样的创意，想必是走过千山万水后的顿悟。灵感从传统中来，又不拘泥于传统，创意重生，调制出符合当今审美的“金陵蓝”。

启用这样别具一格的色调风格，需要很大的自信和勇气，把控能力非一般。

据说单一片琉璃瓦，就难坏了江苏的琉璃工匠。琉璃的釉变呈自然斑驳，甚至有点渐变的质感要求，使得琉璃师傅们一窑一窑去调整烧制的工艺，火候的掌握，挂瓦的方向都有讲究。经过数十窑的烧制实验，才形成出“金陵蓝”的主调气象，这一抹蓝是灵魂色，它让所有建筑色彩瞬间靓丽了起来。

3

风雅可以是一抹颜色，也可以是一个微笑。

在金陵小镇，我看见好多陶俑，样子萌而雅，面部表情有着无法模仿的静美，最妙的是她的微笑，笑得天真、恬淡。

这个极具审美感的陶俑，创作灵感来自南京六朝博物馆里的实物藏品，拈花湾文旅受到启发，创意重生，取名为“金陵微笑”。

我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创意。

历史上，定都南京的这六个朝代：东吴、东晋、南朝宋、南朝齐、南朝梁、南朝陈，贡献给中国文坛众多经典，成就了一派独特的文化气象。怎样去呈现？怎样讲好故事？并且吸引人们参与进来，沉浸其中？

我听说，拈花湾文旅组建了大师级的创作团队，美学艺术家、雕塑家、古建筑家与文学家协同参与论证，定了 20 个字的调性：“古都之象，文雅之魂，艺术之美，山林之幽，沧桑之韵。”

团队通过几百张的草图尝试，无数的自我肯定和否定，最后确定以文心馆为项目的定调图。

文心馆是金陵小城的主景观，高台建筑很有“六朝”味，馆内集中展现了南梁昭明太子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。360 度大屏播放金陵小城的全景展示动画，站在玻璃桥上，3D 画面中的景物与人物扑入眼中，真实与震撼交织。

将文旅项目上升到美学艺术层面，这是独特的“拈花语”。整个景区以蒙太奇式的飘逸手法创构景观，文心馆、邻曲巷、凌霄台、绿筱园，错落有致，美轮美奂。

4

风雅而不遗世，雅不高俗，俗中有雅，这才是高级。将风雅艺术美学融入到生活图景里，这是金陵小城拿人的地方。

文心馆对面是邻曲巷，街巷名出自东晋陶渊明的诗句《游斜川》。陶渊明式的隐居不是远离人群，而是与乡民在一起过自在的生活。比如，天气澄和，风物闲美，与二三邻居，同游斜川。出来还带了酒，喝得高兴了，即兴赋诗。

邻曲巷不是很长，却有“六朝”古风。人们漫游其间，穿梭列肆客舍，描摹花钿，绘制团扇，制作香饽。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，加上各色餐饮美食，很有烟火气息，让人嗅着了唯美、风俗、烟火、前世。

我兜兜转转，看金陵特色的非遗制作工艺，金铂、绒花、云锦，也傻傻地看几个姑娘化妆，盘发髻，穿上六朝服装，云鬓花颜的样子。

当下的人每天穿行在钢筋水泥里，每天像机器一样忙碌，可不可以换一种生活，穿越一下？她们的笑容告诉我：绝对可以。

在金陵小城，如同翻阅一本诗集，被牵引着沉浸其中。坐在绿筱园的亭子里，看高挂的丝巾（诗中）在风中飘飞，念着上面的诗句：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；江暗雨欲来，浪白风初起；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……念着念着，恍若六朝人，愿在此与梅同瘦，与竹同清，与燕同语。

之前，南京的朋友跟我说：你要深度了解六朝文化历史，去南京六朝博物馆。如果想穿越六朝，来一场浪漫之旅，那你去金陵小镇。

结果，来了以后发现景区里都是年轻人，到处都是奔涌的浪花。夜晚的灯光把环境营造得无限迷人，追着涌动的浪花，看了三场情景演出，美到惊天动地。

年少时读《红楼梦》，晓得有个叫“金陵”的地方，一直到年过花甲才感知到金陵的风雅。如果我退回到十六岁，想在这浪漫之地谈一场恋爱。

处暑一过，高温终于在疲惫中逃逸，被秋风的凉爽接管了。

秋天，古人是留有许多诗句的，也有不少成语，包括歇后语。或缘于：秋天是收获的时光，也是萧瑟即将来临的季节，易感的人，容易生发感慨。

设若排除吟诗、琢磨成语和歇后语，排除过去事，也排除想未来的事，在“空前”与“绝后”的环境下，纯粹存在于当下，能想什么、做什么？我还真说不上来，甚至有些恍惚和惶恐。

其实，虽说人都只能生活在当下，不能转回到过去的昨天，也无法提前进入未来的明天，却也总是既瞻前，又顾后的。这虚空的两端，串连起实在的今天，不断将今天变为昨天，又不断把明天变来今天。人，就在虚实之间，向时间讨日子，讨生活，直至湮灭于时间的长河里。

这般说，人就很卑微，甚至还很可怜。一个“讨”字，显明了人的乞丐身份。这使我清醒：原来我们并不高贵，“万物之灵”之说，也纯属兀自加冕，自吹自擂还自欺。

想想也是，我们屡屡赞美垂首的稻穗，却常常似高昂着头的稗草，抢着稻的领空和风头。言说与行为，总是那般不一致，甚至距离遥远。

土地那般低，匍匐在人的脚下，且沉默不语，但人唯有弯下腰，去亲近、贴近和亲昵，它才敞开心扉，捧上沉甸甸，献出丰盛。这是一种朴素的哲学，也是一种深刻的默契，人必须贯彻到底，忘掉自己的身高，保持在土地面前的姿势。

经云：出于尘土，归于尘土。在出于与归于之间，人，边劳作，边吃着尘土产生的供应；未了，又复归于尘土，参与尘土的改造和创造，参与供应后人的需要。其实，人之所以离不开尘土，乃其本就是尘土。人冒出并高于尘土，只是一种偶然和暂时，而回归并融入尘土，却是一种必然和永恒。

由此看来，人活着，也是在向尘土讨日子，讨生活。人起初，一边哭嚎，一边挥舞着握紧的双拳，仿佛忿忿于来时的一无所有，又企图大干一场，恐吓它逃跑。然而，一路行走中，人感知了自己的身份，认同了与尘土的关系，也学会了以真诚和汗水，与尘土打交道。手掌的厚茧，得到了回报。拳头也就松开了，有了尘土的柔软之心，也有了草木生长的姿势。

风雨兼程中，有悲欣，有苦甜。季节转换里，有赤字，有盈余，也有收支平衡，那是各人不同的账本。无须攀比，亦勿计较。当寒风呼号，冬雪飞扬时，菱相的双手，尽皆摊开：空空如也，不见一根稻草。喉间或指缝间滑出的，是歇工前的一声叹息。据说，那是亘古回荡、传诵千秋的庄严诗句。

不动声色的尘土，以惯常的目光，淡淡地看着人的整个进程和结局，从不发表意见。或许，尘土的怀抱里，既没有英雄和阔佬，也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。

其实，尽可不用悲伤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是尘土接纳尘土，早先就有了，已绵延万代。况且，这原本就是一种不可悖逆的契约，也是一种根本的秩序。无论谁，概莫例外。我们也终将如此离开，让出曾经看重或看轻的所谓世界，也给后来者腾出地方。

我们也不要奢望——留下什么脚印，长风，很快便会清场，而已然满目的水泥地，又何来什么痕迹和影像？

也许，这是凉快的秋风，给我的启示；抑或，也是我这颗细微的尘土，内心吟出的真实诗句。



音符

摄影 李玉祥